

TAGORE'S SANYASI

泰谷爾的苦行者

樂天譯



泰谷爾的苦行者

SANYASI

譯 序

泰谷爾以詩名，其戲劇，其散文，亦莫不充滿詩意，吾人讀其謙屈拉（Chitra）讀其暗室之王（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時，當已有此感覺，此苦行者一劇，尤覺清曠超逸動人，爰亟譯之，以公共愛讀泰谷爾之作品者。

泰谷爾印度本加省（Bengal）世家子也，一八六〇年生，十七歲時赴歐洲就學，回印度後創設一大學於本加省，始以教育家及哲學家稱，其文名於一九一三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後始大張，謙屈拉，新月諸作品，即是年間產物也。一九一五年，英皇喬治授以爵士位，始有 Sir R. Tagore 之稱，此泰谷爾身世之大略也。

吾人觀於泰谷爾之身世，證以唯物史觀環境造人之學說，則知氏文筆之嫵媚溫柔而修飾之不爲無因，其早年作品於優美之中，而有肉感的浪漫的傾向，晚年作品則傾向精神與理想方面，本書作品，爲其五十六七歲時作，蓋已蒼老收斂矣，其思想因環境關係，就壞的方面言，未免有衰頹潦倒氣，就好的方面言，則有曠達深遠之概，讀者取其長而舍其短可也。

方樂天——二十三年十月

泰谷爾的苦行者

一、苦行者，在洞口。

晝夜的區分，在我看來，實無所謂，歲月的區分，又何嘗不是這樣。逝水的流光，對我是早已停止了，但是滔滔世變，仍隨着他的波瀾，像樹枝草梗般的，往還起伏。在這幽邃的洞裏，就是我一個人，潛心入定，——那漫漫的長夜，是寂靜的，好像那山中的湖沼，懼怯她自己的深度。山上的水，從那石罅裏面，滲透點滴下來。那池面上，則浮着那終古的青蛙，坐在這境界裏，我誦着空無所有的訣詞，世界的畛域，都像水浪般的，一團一團的退去了。——日月星辰，像那火星一般，在那時間的砧碁上，一個一個的，四散消滅了；此時我的快樂，正是那大自在菩薩，經過了許多夢境，醒覺起來，看見他自己，超然獨處在那無涯的寂滅的中心，一樣的快樂。我現在是真解脫了，我現在是那廣大寂寥的孤人了，啊，造物呀，當我受你驅使的時候，你會使我的心，兢兢不自安，你會使我的心，在他的造境中，作自殺的苦戰。那時候，無有止境的一切貪慾，內造意象，外爲物誘，逼得我激昂興奮，我東奔西跑，如瘋似狂的，追逐我自身的虛影，這都是你，用種種快樂，像閃電般的驅策我，到那無有滿足的境界。那般貪狼的餓鬼，都是你所設的勾當，他們不斷的誘我到那無窮盡的饑荒，到了那裏，一切希望，又都變爲塵埃，一切目的，又都煙消霧散。

直到了我的身世，都是些死灰，都是些悲淚，我才發誓，我一定要報復你，我要報復你這無涯際的狀態，無窮變幻的主宰，我於是逃遁在這無朕之鄉，——在這無涯之堡——一天一天的和那迷離恍惚的光明宣戰，直到他的武器盡行消失，毫無威力的，屈伏在我的面前。現在我是無有恐怖，無有貪慾，一切迷惑，都早已消散，我的理智，是清瑩澄澈的照耀着了，現在可以容我到那欺詐虛偽的世界裏去，坐在他的壞心，屹然不動。

二、苦行者，在道旁。

這土地是何等的窄小，還有那不斷的天根，在範圍着，看管着，追隨着。房屋樹林及一切的一切，都緊迫在我的眼簾。那光明，卻好像一隻鳥籠，他把那無朕兆的永生，攔阻在外面，那般緜緜的歲月，在他的檻欄裏面，跳躍喧囂，好像被囚禁的飛鳥。但是這些人喧嚷着亂跑，是什麼原因呢，是爲的什麼呢？他們好像總害怕失落些東西，失落些他們永遠得不到的東西，

〔羣衆走過

（走進一個鄉老同兩個婦人）

甲婦

啊呀，啊呀！你真令我發笑了。

乙婦

究竟什麼人說你年紀老呢？

鄉老

有些呆人，他們是以貌論人的。

甲婦

不幸呀！從孩提的時候，我們就注意你的外表，經了這許多年，他仍是絲毫未變。

鄉老

好像那清晨的旭日。

甲婦

是，好像那光耀赤裸的旭日。

鄉老

太太們，你們的鑑別，是苛細得不當了，你們留意那些不重要的瑣事。

乙婦

阿蘭加，不要閒談吧。讓我們趕快回去吧，不然，我家丈夫要發怒了。

甲婦

再會，先生。請你照我們的外表評論我們，我們是不關心的。

鄉老

因為你們沒有足以稱道的內心啊。

〔鄉老兩婦皆退〕

（走進三個村人）

甲

侮辱我？混帳東西！他一定要懊悔的。

乙

他一定要受一個痛快的教訓。

甲

給他一個教訓，教他到死都不會忘記。

丙

是的，弟兄們，你決定這樣，切不要向他讓步。

乙

他太驕傲了。

甲

驕傲得十足，結果要破敗的。

丙

螞蟻到了生翅膀的時候，就要死滅。

乙

你定了辦法沒有？

甲

不祇一個，多呢。我要鋤平他的家產。——我要將他臉上塗起黑白，將他騎在驢子身上，遊行全市。我要使全社會同他爲難，叫他站不住，我要——

〔三村人退去

（走進兩個學生）

甲

我相信這次辯論，麥得赫教授是佔勝了。

乙

不，得勝的是加拿丹教授

甲

麥得赫教授對他的主張，堅持到底，他說精微是從粗陋中來的。

乙

但加拿丹教授決然的證明精微是粗陋的起源。

甲

不可能的。

乙

這理是十分明白。

甲

種子產生於樹。

乙

樹產生於種子。

甲

苦行者，這兩方面究竟誰是對呢？精微與粗陋，究竟誰

在先呢？

苦行者

沒有一個在先。

乙

沒有一個在先，好，這話說得十分有理。

苦行者

始卽是末，末卽是始，如圓圈然。——粗細之分，是你們

所不知道的。

甲

好，這話說得非常簡潔——我想這就是我先生的意思。

乙

這的確同我的先生所說的話更加相同。

〔兩學生退

苦行者

這般人都是些道聽塗說的。他們拾得些彎彎扭扭的無意識的話，只要合他們的口，他們就很快樂。

（走進兩個賣花女，口中歌唱着）

歌

不斷的光陰慢慢的過去。

好花開放在光明地

在陰暗處就萎謝了。

在清晨涼爽的地方

我很想替我愛結一個花圈。

但清晨的光陰消磨了，

花未曾採，

我愛已不見了。

行路人

小寶寶，爲什麼這樣的懊喪？花圈結好，不會沒有人戴的。

甲女

也不會沒有圈索的。

乙女

你真大膽。你爲什麼向我走得這樣近？

行路人

女孩子，你是無故的亂吵。我離開你很遠，象那樣大的東西，也可在我們兩人間走過呢。

乙女

真的，我是這樣的讓人家害怕麼。就算你走來，我也不會將你吃下的。

〔三人皆大笑而退〕

（來了一個年老的乞丐）

乞丐

老爺們，可憐我吧，天保佑你，你發財發福的，把我一點點吧。

（走進一個兵士）

兵士

走開，你不看見大臣的公子到來嗎？

〔兩人皆退〕

苦行者

日已中了。太陽照得很厲害。天空好像一個灼熱的銅盆，坎覆過來。地面上熱氣騰騰，那飛沙也成漩渦樣的狂舞着。我纔見的是些人類的什麼光景！我還能再縮成這些動物的渺小，而同他們爲伍麼？不，我現在是解脫了。我現在沒有這障礙，沒有這世界包圍着我了，我現在是生在廣漠之鄉了。

(走進一個婦人同一個女孩子，她的名字就是費桑蒂)

婦人

女孩子，你是拉胡的女兒，是不是呢？你應當避開這條路。你不知道這條路是到廟裏去的麼？

費桑蒂

太太，我是在很遠的路邊上。

婦人

但是我覺得我的衣角碰到你了。我是帶着獻神的東西，去敬娘娘去，——我希望這些東西不要穢褻了。

費桑蒂

老實對你說，你的衣服真沒有碰到我。(婦人退去。)
我是費桑蒂，就是拉胡的女兒。爸爸，我能到你面前來麼？

苦行者

孩子，怎麼不能？

費桑蒂

我是一個穢物，他們都這樣呼我。

苦行者

不過他們都是那樣，——他們都是穢物。他們皆是在生存的塵埃中轉來轉去。祇有將塵世置於度外的人，才是純潔。但是，女孩子，你們曾經做些什麼呢？

費桑蒂

我的父親，現在已死了，他曾違反他們的法律，不敬他們的神明。他從不遵行他們的儀式。

苦行者

你爲什麼立得遠遠的？

費桑蒂

你可以同我接觸麼？

苦行者

可以，因爲沒有一件東西真能接觸我的。我永遠是超然獨立在那無涯的境界。你若願意，你可以坐在此地。

費桑蒂

（潸然流淚）你教我靠近你之後，決不要再教我離開你。

苦行者

孩子，揩乾你的眼淚。我是一個苦行者。我心中既沒有什麼憎惡，也沒有什麼親暱。我本來沒有認你是我的人，我何能擯斥你呢。我看你，如同看這青天，你在此地，但亦未嘗在此地。

費桑蒂

爸爸，我是人神共棄的人啊。

苦行者

我也是這樣，人神我皆擯棄。

費桑蒂

你沒有母親麼？

苦行者

沒有。

費桑蒂

也沒有父親麼？

苦行者

沒有。

費桑蒂

也沒有朋友麼？

苦行者

沒有。

費桑蒂

那我同你在一起。——你不會離開我麼？

苦行者

別離這事，早和我不生問題了。你可靠近我，但你決不能走近我。

費桑蒂

爸爸，你的話我不懂。告訴我，這茫茫的大地，竟沒有我容身的地方麼？

苦行者

容身的地方？你不知道這世界是一個無底的深淵麼？芸芸衆生，都是從空無所有的洞穴裏來的，他們偏尋容身的地方，走進那空虛的大窟，而歸消滅。那縈繞你的，都是些欺詐的魍魎，他們的市集，盡是些幻象，他們所競售的，都是些空洞的畫餅。他們只是瞞過你的飢餓，但決不能滿足你。走開吧，孩子，走開吧。

費桑蒂

但是，爸爸，他們在這世界裏，似乎是很快樂的。我們不能在路邊上觀看他們麼？

苦行者

噫，他們不懂得呵。他們看不出這世界是一個縣延不斷的死亡呵。——他時時在死亡，終沒有個止境。——這世界的衆生，我們，也就是在這死亡裏度生活。

費桑蒂

爸爸，你恐駭我了。

（走進一個旅客）

旅客

我能在附近覓一個棲息的地方麼？

苦行者

棲息的地方，那是無處尋覓的，孩子，一定要找，只有反求諸心吧。——尋覓他，不要放鬆他，你可以得救的。

旅客

但是我疲倦了，我要個棲息的地方呵。

費桑蒂

我的茅舍離此不遠，你可以來麼？

旅客

但是你是誰呢？

費桑蒂

你一定要知道我麼？我就是拉胡的女兒。

旅客

天保佑你，孩子，但是我不能耽擱了。

〔旅客退〕

（來了幾個人，用牀擡着一個人）

扛夫甲

他仍舊在睡着呢。

扛夫乙

這粗坯是怎樣的重呵！

又一旅客

你們擡的是誰呀？

扛夫丙

織工賓得，他睡得同死人一樣，我們把他擡開。

扛夫乙

弟兄們，我是疲倦了，讓我們搖搖他，把他弄醒吧。

賓得（醒了）

噫，喲——

扛夫丙

那是什麼聲音？

賓得

喂，你們是誰？我擡到那裏來了？

〔他們放下扛牀

扛夫丙

你不能安靜些，像個斯斯文文的死人麼？

扛夫乙

給他一個巴掌！他總要說，死了還要說。

扛夫丙

你頂好是放安靜些。

賓得

先生們，我很抱愧使你們失望了，你們弄錯了——我並沒有死，我是睡着的。

扛夫乙

這人的厚顏，真駁醜呢，他不但是一定死了，他還要辯論呢。

扛夫丙

他不曾承認事實的，還是讓我們去，完結那喪葬的儀式吧。

賓得

弟兄們，我真可以憑天發誓，我是同你們一樣的活潑的。

〔扛夫們大笑，將他擡開